

落水者(组诗)

河边

心无杂念之人,独坐河边
秋水漫过石头
他小小的身影像一枚寒蝉
红庙子朝向人间
拜了一下

立秋

蝴蝶开始倾斜,云有了风的长河
青蚂蚱这样的意境从流传出发
如同今夕何夕的肃然
蝉声最后的发挥者,往自己内心靠了靠
让出更大一片多汁的树皮
一副鱼骨像个秋字,又残缺又完整
水边的写法

在郊外(组诗节选)

看日出

摘一朵涛声给自己
浪花是它最后的样子,那些诗句的
形式,在抵达岸时陨落
余音只在倾听时才显出肉身,即灵魂

渔船在远处,像被遗忘的
旧事,暗淡,摇晃。下一刻它将被湮没
危情能抓住一丝怜悯?

太阳终于跃出
但它不过问人间事。一只海鸥
双翅载满的金光,重如小岛
“送给你,做新年礼物”
不用现种草木,你一登临
它就秒变为桃花园

夜之湖边

石阶探入湖水
打捞往事的人坐在其上
石头不语,黑暗有坚硬的核
“我要听见你说话才心安”

小亭在对面,有霓虹辉映
彩色而亮的亭,彩色而亮的亭的影
黑暗将它们包围,或者
黑暗需要被照亮:他于瞬间的领悟

“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
亭的尖顶,有足够的耐心向上、向下
无限延伸它的钓竿

岛屿是海的词根(外二首)

岛屿依托海的命名其实并不长久
被挖出,被裸露于阳光下日夜曝晒
地球的咆哮,海浪的低吼
天空下呻吟着的囚徒

波浪的走向没有规律
往往反方向的流动更具力度
骨骼支撑着身躯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巨兽

你把大海紧紧地钉在原处
任天大的狂风也难以将它们吹走
哪里是终点啊
想象力并不能用天高海阔来衡量

十指紧扣,形状诡异
跟踪礁岩的钟釜,紧贴落日的腹部
飞鸟用横跨丈量你的疆域
无边落木充满海槽

季节开始造假,花瓣挑灯夜战
绿树要想眺望海面,得站得更高一些
岛屿的宿命即是大海的宿命

一朵奇花,一只漂流瓶,落日
开始坍塌,但是岛屿并没有末日

蝉鸣

他不是怕热,不是怕孤单
几周很快过去,他怕等不及
表白所剩无多,她还不来
用一刻赴死,共度永生

——他听不见,而她说不出
他们那个唯一的夏天

大水

决堤后,作为雨点的一部分
我模仿石头,自以为理性

所有同我逝去的都值得挽回
值得常识一样重新上岸

万物间不缺英雄,不缺智者

他时而是钓鱼人,时而是
夜之海里漫游的小电鱼群,如词语

在郊外

高压线塔,在远处,在
高处。象征之物和它所象征
看不见的风在吹,倾听被召唤
我是山谷的中心,回响
源自最低处,我走向
花草繁茂,不必区分它们的
名字。小花,小草即可
其上的虫皆瓢虫,皆有七星

我摊开肢体,矮于小花矮于小草
口唇生出蝴蝶,斑点明亮
飞走,向我肉眼看不见的火星
留我朝更深处没落,泥土
遍布幻象的菌

那一袭红斗篷

小寒日你披大红斗篷,走在白皑皑的
大地上。你是雪的梦隆冬的心跳
你是我心里的,美人儿

此时雪是幸福的。它们所有的纷飞
都五彩缤纷。从一种色泽幻化出
赤橙黄绿,所落之处都开出花朵

数九天从不肃杀情思
干枝懂得,枯草懂得,冰河懂得
那红斗篷懂得。雪花先点缀它

背负青天,我们同样有着
永远无法抵达的深海

窗外那一瞥而过的惊鸿

望着窗外隔着楼宇的间隙
我看到一片湖面,正好可以横渡
正好可以融化晨空。大地低垂
又湿又冷,像伸进水中的手
像个戴着尿不湿的婴儿

湖面,无数次的晨空陪你长大
那蓝色的,银色的,天青色的
冷却的,加热的漆黑一团的道路终被擦亮

我们来到这儿,前方已没有道路
只记得丁香花开的世界被大海举过头顶
碎银般的千军万马涌上滩头
岛屿是唯一的指挥机关

此时肉身沉入水底,血液中的奔流声
响彻云霄。世界倒映在丁香花的洁白里
一抹被记住的晨昏静止在大脑皮层

要横渡就在这时横渡,渡过湖面
也渡过晨空,渡过活的痛苦也渡过
死的快乐。剪断一截丁香的枝桠

大水至,我缺江河心

白鹭

就是来吃鱼的,装什么清高
还双双飞,秀什么恩爱

因为你,我遗憾整条河流
你在别处初长成,我已是这条河
独立的水草。你来时秋已高
我却把自己养成鱼
给你自由

我放弃统治万物等你觉醒
等你用悲鸣为我托住王者身世
至少有那一刻我迁怒整个南方
而不是你

然后融入它

你更懂得。整个山野因你而悸动
我则在屏息等你
转身。那一刻会有最美的梅花绽放

一次茶饮

亭子越百年,默读其柱上楹联,词语
抵挡凉意和小池瘦

石桌,石凳。我用肉身温暖,并假想
一壶茶,不必喝七碗
喉微润,无孤闷即可

枫树老迈,仍能添补我对秋色的贪婪
不必搜肠刮肚,每片叶子上
季节都已写好万言无字,垂垂欲坠

如何读?杯虽在手,我不想借之参禅
起身捡一片,手指对五角,合十
它有红,我有茶温兼体热

傍晚时分

一天里,我全身冷彻
傍晚落日染红了,一大片又一大片云
暖暖的红,我多想被它裹卷
我要伸手扯下一块。这念头让我颤抖
啊,徒劳的,我的期盼

一棵黢黑的,如被雷电烧焦了的
树之影与山峦一起立着
它们都没有变红

必有新鲜的血液流出

惊鸿一瞥而过,时光这么美好
不要辜负了彼岸的佳人
如果美丽是一种罪恶,我们
只能忍住这滔天的巨浪并闭紧双目

逃亡的落叶

落叶纷飞,这被秋天带走的圣物
它们要在城里的阳台上重新开花
它们要游过大海,向沙漠要回自己的玫瑰

这只是命运之神眷顾的部分
大部分却在逃亡的路上
形容枯槁,牙齿脱落,头发脱落
冻僵的野鸡也在同情它们

它把两片羽毛视作精美的丝织品
远方风景如诗,天空与大海一样发蓝
将锁链熔断,铸成银针
将遥远的旅途编织成金线

逃亡者没有腿,哪怕是类似于
孱弱的蚊子的腿也没有
但是,只要把银针与金线结合起来
就会缝制出天边的彩虹

遥想一场雪(组诗)

□蒋波

童年的雪花

一朵雪花,不轻不重
刚好可以承载儿时的回忆
那时没有卡通,也没有动漫
一朵雪花,就是童年的全部
如果风能够让时光插上梦的翅膀
那么,一朵雪花的落脚处
就是梦起的原点
童年,每天都在不停地数天上的星星
也在数天上的雪花

雪满山河

一些白从天而降,一片、两片落下
最初三五成群,最后就大兵压境
风吹木窗,雪满山河,勾起陈年往事
一夜之间,晶莹剔透
它用一双巨大的脚掌深一步,浅一步
踩痛岁月的心思——引来一阵风的呐喊

一场雪

一场雪,就是一场战争
先是单兵作战,再到分队突击
最后,才是大兵压境
一场雪,能解放黑暗的世界
一场雪,也能毁掉春暖花开的人间
我们时常,在一场雪中与雪人较量
往往都是头破血流之后,无功而返

雪花

以轻反对轻,以白反对白
两种雪花连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个雪的世界
时光一再向生命退守,而雪的语言
却占据了情感广阔的空间
大浪淘沙,一浪高过一浪
月光呈现生活的多余部分
我们站在冰魂雪魄之中
将岁月的真相,一一揭开

种雪

采撷一片月光与鹅毛飞舞
将南山的星火种在故乡的松树下
时光与流水构成一道雪质的命题
手捧童年的飞雪
站在村头的榕树下,却始终
找不回父亲佝偻的背影
后山的草木,一再重复前生
一声鸟鸣掉入冬天预设的陷阱
而母亲的白发,也闪耀着星光

雪地上的麻雀

总在冬天最冷的时节里
下一场雪。然后
招来一群麻雀,叽叽喳喳
啄食雪粒和地上的草籽
偶尔躲在屋檐下,苦思生计
它们中间的一些幼雀不能安分守己
也有一些,始终小心谨慎
这种情景,放在人群里
可以体会人情冷暖
放到生活里,更能体会人心
一辆跑车,呼啸而过
一阵风惊恐地掠过雪地,夹杂着几声鸟鸣

遥想一场雪

风吹着吹着,树就老了
在南方小城,倚窗而坐,遥想一场雪
一片雪追赶另一片雪,瓦楞突然白首
在消融与未消融之间,光影错落
雪已老去,无法用她的方式去爱大地
而炊烟在屋顶,将烟火寄出
晚霞闪动微光,正值年轻
黄昏盛大,被地平线抛出山脉
像暮鸟归巢,雪逃不开宿命
将一袭晚霞放进黑夜,等待
即将到来的白昼,刺透暗夜下的泪
转身离开之前,雪的诗稿上
飘落的那一片,将会在纸页间融化